



收藏锡器的人少,写锡器书的藏家少,还有,锡器造假的也比较少。所以,我们至今还能在古玩市场淘到真正的老锡器。

我的几件锡器却不是淘来的,而是“现成”的。

如图左所示,这个六角老锡器茶叶罐是我上辈人传下来的,外婆就用过它。小时候我不是很喜欢这个锡罐子,一是因为我不喝茶,二是因为它太沉,三是因为要盖上它的盖子很吃力,按下去,弹起来,再按再弹,好像装了弹簧一样。

## 老锡器的味道

◆ 童孟侯

黑褐这么几种颜色,年代越久远,颜色越深。我的茶叶罐大概属于褐色的吧,它不是一般老锡器的黑灰色。

去年夏天我到山东避暑,在朋友大姜家的博古架上看到图右所示的这把锡壶。大姜说:去年女儿梦缘结婚,我送了四个大茶锡罐给她,如今,所收藏的老锡器就剩这么一个了。我立刻说:这个锡壶还是送给我吧?就作为哥哥我金婚银婚铜婚的纪念礼物。放在你这里,说不定哪天又被你送人了。

不由分说,我把锡壶从博古架上取了下来,装进了旅行箱。

从朋友那里“抢”来的老锡器是个酒壶,它的把柄线条流畅,包着的藤条不松不散,紧密依旧。尤其是它的包浆,很浓厚,很温润,很迷人。我从来不买新的锡器,那种锃光瓦亮的外表,生腥

气实在是太重了。

锡壶的底部有三个隐隐约约的字:“仙x成”,中间那个字是三点水广字头的,广下面是什么,看不清,磨损了。溘?灏?灏? 热爱收藏好友给予指点,让我知晓它的出处。

读者可能会以为锡酒壶的边上那个小小的锡器,一定是和锡酒壶配套的锡酒杯。不,也是一只锡酒壶,只不过是微型的没有盖子的锡壶,下大上小,造型风趣,不要小看,它的肚子里也可容纳一两酒呢。至于它的保温,则需要温酒壶来帮它了。

王世襄说过:老锡器,多为日用器具,但仍然满含珍贵的民间记忆。

我的这几件老锡器大概也算“民间记忆”吧?我更深的记忆是:1913年,中国的锡器和茅台酒一起,作为中国的珍贵特产,参加了在旧金山举办的世博会,荣获了金奖。

读者仔细找找,我们每个家庭也许都能翻出一两件老锡器来的,很多老锡器是很有味道的。

## 诗性荷花

◆ 陈少文

而不可逆的发展着,人们越来越聪明,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去做愚人,于是诗性在人们身上也越来越罕有了。世界总是公平的,有所得便必定有所失。于是,今人的画作中便很难再看到那些让人心驰神迷的墨荷了。

然而,诗性是人的本源,虽然会被遗忘,但是永远不会真的被磨灭。这也是为何身在当今的我们,仍会被青藤、八大、石涛的荷花所感动。诗性既然不灭,那它就总有复苏的时候。近百年来,又出现了一位能画出如诗一般荷花的人,他就是唐云。唐云是杭州人。在西湖边长大的人,性格中的闲雅,即便没有与生俱来,也无法躲避的会形成于后天。夏风起时,西湖之上满眼俱是碧环红蕖。要说世上还有什么能唤醒人的诗性,这一湖的出水芙蓉想来也应是了。

唐云的荷花,如按年代顺序细细看来,便可看出他内心诗性慢慢觉醒的一抹轨迹。唐云年轻之时,便以落笔灵逸闻名。他笔下的荷塘,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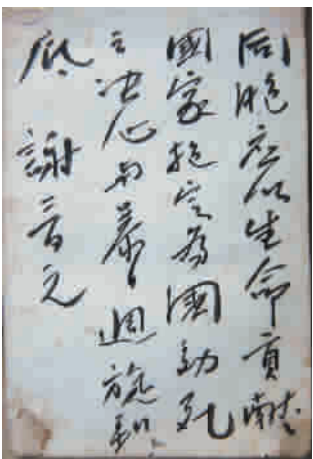
管是鱼虾、青蛙,还是蜻蜓,都可在纸上那方圆之地悠然游荡。唐云总可以把荷塘内的种种,都悉数纳入画中,可也恰恰因此,他早期的画作,总会给人一种拘禁的封闭感。世界之所以伟大,是因为它的无穷无尽,是因为它的不可被包容性。画也应当是如此的。一幅画,永远只能是世界的一个断面,一个角落,只有这样,它才会有延展的空间,从而显得更是浩瀚。这和我国古老的神话是非常相似的。追日的夸父、他死后留下的桃林、还有衔西山之木以填东海的精卫,这一个个片段,一张张残缺的画面,虽不完整,却是那样的美,如诗一般的美。不知何日开始,唐云偶尔会在画作上题写一些诗作。题诗可能只是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,但无疑唐云是早已意识到应该要有神话般的诗性了。他的荷花画得越来越好,当他终于抛下笔头的精细和布局的巧思,开始随性地赞美荷花的芳容时,哪怕只是一个侧脸、一个背影、一个眼神,诗一般的荷花便出现了。他的荷花如诗一般的斜倚纸上,以至于后来的另一位也同样是钟爱荷花的画家张桂铭,在看到他的一幅遗墨之时,也忍不住题上了一句东坡的诗文“水殿



风来暗香满”。这是画者间的认同,对诗性的认同。而这幅墨荷我也有幸收藏至今。

## “与暴周旋到底”

◆ 张东



初看其字,刚劲有力,颇有笔转龙蛇之势,像是出自一位慷慨男儿之手。再细读其内容,不禁让人肃然起敬。“同胞应以生命贡献国家,抱定为国效死之决心,与暴周旋到底。”只言片语,流露出的却是为国

抗战到底的壮怀激烈,原来这是抗日名将谢晋元将军的手迹。

谢晋元将军是广东梅州蕉岭县客家人,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。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,日军企图切断闽北、江湾中国军队的后路,不断增调援兵,形势十分危急。谢晋元受命率领士兵留守闽北,掩护大部队撤退,几番激战后于次日凌晨进驻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,并就地死守,与日军鏖战4天4夜,击退敌人6次进攻。

四行仓库原为盐业银行、金城银行、中南银行、大陆银行在上海设立的联合营业所的仓库。谢晋元坚守四行仓库的消息传开后,上海人民无不敬佩感泣。人们将奋战的士兵誉为“八百壮士”,各界群众更是不顾北岸日军的流弹危险,纷纷聚集在苏州河南岸,以表示对抗战孤军的尊敬和关心。上海市商会还特地委派一队由11名女童子军组成的进步学生队伍,冒着敌人的炮

火,前往四行仓库进行慰问。其中的一名女童子军尤为感谢将军的抗战精神,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,请谢将军留言,以勉市民、以励国人;谢将军亦不推辞,慷慨挥笔,留下了至今仍让人动容的壮志豪言。

看着这份书写在已然泛黄的旧纸页上的手迹,忆古思今,大家都不胜唏嘘。上海历史博物馆的王毅副主任最为激动,连忙追问此物从何而来。原来这是郑玉林先生的旧藏,最近在整理旧物时偶然发现了它,同时又念及很快就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,政府近来也有重建四行仓库博物馆的计划,便特地将它公开,还请来专家一同鉴定。

其实,不管此物最终归于何处,幸运的是我们还能再见到它。睹物思贤,但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够不断强盛、长享和平。

郑玉林先生是沪上资深的收藏者,与一般的收藏爱好者不同的是,他不但熟谙各类藏品的收藏技巧,还有很深厚的文化功底,往往能探究藏品背后的文化内涵,赋予藏品更高的鉴赏价值与收藏价值。

一日,他打电话约我一起吃顿饭,我欣然应约。到了才发现在座的还有他人,一位是上海市收藏协会的会长吴少华先生,一位是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研究部副主任王毅先生。看看这两位的前来,我寻思一会儿郑玉林先生定然有好东西要拿出来与大家一道鉴赏,果不其然,寒暄了没多久,他就拿出一样东西来。

那是一本看起来颇有些年头的笔记本,不过看造型应该是近现代的东西,不算太老。早先听闻郑玉林先生收藏了不少名人的手札、书信、手迹等(如张大千、黄宾虹、吴湖帆等人的书信),难道这本笔记本里便收藏着这样一位名人的手迹?只见他轻轻地翻开笔记本,翻到某一页后便停住了,将那一页很郑重地拿给我们看。

这是一页用毛笔写成的手迹,



## 东南书画集与东南书画社

◆ 方翔

近日,在文庙中觅得一本《东南书画集》珂罗版。内收唐云、来楚生、张炎夫、周炼霞、等人的十多幅书画作品,而在最后一页中则有东南书画社教授书画简章。这本1944年出版的艺术画集,实际上是当时沪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东南书画社的官方出版物。

民国时期美术社团的大量涌现,是近代中西文化全面冲撞融合的产物。特别是随着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的兴起与发展,为美术社团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证。为宣传、推广自己的艺术主张,展示成员风采,民国时期绝大多数的美术社团都有自己的刊物,用以刊登会员作品及理论研究成果,而且,由社团编辑发行的刊物是为宣传本社宗旨和艺术主张直接服务的,因此,一般都有一个对美术及其发展的基本观点,并以之作为办刊宗旨。这些专门性美术期刊的出现,改变了传统美术相对封闭的创作和研究方式,适应了现代学术发展的要求。它一般有较为固定的作者群,对问题的探讨比较集中、深入,易于形成较强的学术影响。

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唐云、来楚生、白蕉、张炎夫等海派书画名家共同创办了东南书画社,而《东南书画集》则是这个社团的官方刊物。从版权页上,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本珂罗版书籍是在1944年11月发行的,当时的售价是中储券300元。这本画集的序言是由白蕉先生写的,而第一幅作品则是唐云先生的墨荷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末,唐云先生移居上海并主攻花鸟。在绘画上,唐云先生很注意花叶的细节描绘,但画法尚拘谨稚嫩,在《东南书画集》上刊登的这幅作品应该算是当时的代表作品,但是与其晚年的作品相比,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,特别是唐云先生书写的题跋上,也可以发现不同的面貌。在这本画集中,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许多著名画家的书画作品,像来楚生先生的书法作品以及周炼霞的人物画,都是十分精彩。

《东南书画集》的价值除了著录作品的参考性之外,对于研究当时上海的美术教育也有着很大的帮助。在《东南书画集》最后一页上,不仅有东南书画社丛书的预告,而且还有教授书画的简章,其中提到东南书画社的宗旨是以培养美术人才、发扬国粹。招收的学员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级别。初级班为六个月,高级班为两年。当时教授山水的是唐云、郑石桥、张炎夫;教授花鸟的是唐云和庞左玉;教授人物仕女的是沈子丞和周炼霞;教授兰竹的是白蕉;教授书法的是马公愚、白蕉和杜进高;教授金石的是来楚生和杜进高;教授诗文的是杜进高和周炼霞。

从目前一些近代书画家的简介中,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学习经历中,就包括东南书画社。像书法篆刻家翁运凡于1944年就曾在上海东南书画社学习,从师马公愚、白蕉,工篆隶正草等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这本画集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美术社团以及作用,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。